

■重阳节特稿

用您爱我的方式爱您

□张金刚

重阳节前回家看父母，母亲照旧做了我最爱吃的手擀面，诱人的香气从泛亮的油花上飘腾开去。忍不住！一端上桌便伸长筷子，吸溜吸溜地一阵狂吃。母亲乐得合不拢嘴：“瞧，还是那猴样儿！”我嘴里塞满，含糊回应：“嗯，还是那个味儿！”

忽地，筷子挑到了碗底的荷包蛋，两个。趁母亲忙，偷偷挑了母亲的碗，没有。心里不由酸楚，虽然鸡蛋已不再稀罕，可母亲照样视为佳肴，专门留给我这老儿子。小时候，每当我夹着嫩黄的鸡蛋给母亲，她都会怜惜地说：娘不爱吃，你吃。瞅着我吃完，微笑着拍拍我的头。

而今，母亲年过七旬，我已为人父，可爱我的方式依然朴素、无言。望着荷包蛋，我喉头一紧，张不开嘴，低头夹到了母亲碗里。母亲还是那句：“娘不爱吃，你吃。”我不敢看她的脸，边挑面边说：天天吃鸡蛋，我不爱吃，您吃。母亲顿了一下：“我儿生活好了，娘吃，娘吃。”我用眼角余光瞄着母亲一口口吃完，如是在咀嚼岁月的甘苦和幸福，我不禁泪满眼眶。

那顿饭，我吃得认真。每遇母亲特意准备的菜，我便有意地少吃，多剩些留给他俩。我知道，父母勤俭惯了，只有我回家才会准备得如此丰盛。父母指着满桌的剩菜，嗔怪：就吃那么一点哪行，再吃点！我笑答：“吃饱了，都吃撑了。”继而顽皮地拍拍肚子，父母乐了：“这又得让我们吃好几顿。”我暗自偷乐，当年你们也是这么“骗”我多吃嘛！

父母渐老，已然羸弱，似乎对我更多了几分依恋、依赖，让我感觉应该多爱他们一些，一



如当年他们爱我一样。

每次回家，我都会挑选父母最可心的东西带上。父母牙齿或落或活，我便买些蛋糕、香蕉、豆腐之类的软乎食品；父母小恙不断，头疼脑热、腰酸腿疼是常事，我便买些感冒冲剂、追风膏等常备药物；父亲钟爱戏曲，我便挑拣各种地方戏光盘，让他在家过足戏瘾。

到家门口，父母都会迎出来，喜悦地接过我手中的大包小包。一时让我想起儿时，父母进城赶集，都会买回我最爱吃的烧饼、麻花，最想要的小人书、文具盒，我也会早早地迎着他们。如今，父母腿脚渐重，很少进城。我便揣摩他们当年赶集的心，为他们送上晚年的生活所需。

那次，母亲电话偷偷告诉我：“你爹脚崴了，肿得老高，痛得厉害，你抽空带他到医院看看吧。”我请假回家，父亲一个劲儿说：“没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，耽误这闲功夫干嘛。”瘦小的父亲坐在摩托车上，异常紧张。我关切地说：

“没事，我骑慢点，你死死地拽好我的衣服。”这情景，一如当年坐在父亲身后搂紧他腰的那个我。

医生检查后说，需要输液消肿。父亲明显神色慌张，凑到我身边悄声说：“输液疼不，我一辈子没输过。”我像父亲当年哄我打针一样，轻声说：“没事，就扎那一下疼，像蚊子咬一口。”说完，我便乐了，父亲也乐。坐在床边，给父亲削苹果，剥香蕉，递到他手上，父亲开心得像儿时的我。输完液，搀父亲去吃面，他又是紧紧拽着我的衣襟，不时慌乱躲避急驶的汽车。我握紧他的手，安慰他说：“没事，跟紧我。”

“老换小”。猛地感觉，他们变成了我，我已成了他们。会不停地叮嘱父母注意身体，吃好睡好；会不间断地通电话，询问父母是否安好；会全力挣钱攒钱，保障父母的晚年、健康；会编个谎话，告诉父母一切顺利不必操心……角色未变，但爱却明显换位。我暗自向父母保证，儿会用当年您爱我的方式爱您，甚至更多。



重阳节里忆祖父 □李仙云

《诗经》开篇之作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所描述的西伯侯姬昌在渭水之滨遇到太姒，那里就是我的家乡，古称“有莘国”，我的祖辈们就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顺着时间流往回追溯，祖父那慈祥的面容就在脑际浮现，白羊肚子手中裹缠头上，既能御寒又能揩汗。一袭青布衫，似岁月刀刻的满脸皱纹，胡茬拉杂，闲暇时嘴里总吧吧着旱烟锅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，祖父也像这关中大地黄土般淳朴、厚实，忆起就倍感亲切。

祖父一生勤劳，庄稼汉擅长的农活摇锄、犁地、扬场，他样样不在话下，用庄稼人的话说，是种田的“好把式”。父亲早年在外地工作，生产队靠劳力挣工分的年代，母亲养育我们兄妹五人，幸亏有祖父这个壮劳力。儿时的记忆里，他肩头总是扛着耢头，步履矫健地行走在田间阡陌。祖父种植的两亩多自留地，菜蔬蔬菜，豆角倭瓜肆意爬藤蔓枝。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土，祖父在田间劳作，我像个花蝴蝶披着满身的阳光，和蜂儿细语，看蚂蚱蹦跳，听蟋蟀扯着嗓子欢唱，野花和庄稼地里的芬芳盈满了鼻翼，也缤纷了童年。亲近自然，让我的童年似天地间的精灵，浑身散发着孩童的朝气。正如冰心说：“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孩，卧在宇宙的摇篮里。”

祖父一生姻缘浅薄，父亲还在襁褓中，祖母就先他而逝。担忧继母虐待父亲，直至父亲娶妻生子他才续弦纳妻，不幸二祖母没几年也魂归故土。一辈子孑然孤身，他深爱的就是那片土地和他的子孙们，而最受他宠爱的就是我这个小孙女。祖父喜欢赶集，天刚麻麻亮就起身，唤不醒他就轻挠脚心，那是他叫醒我的“杀手锏”。肩头搭一条搭毯，鼻梁架一副石头镜，他悠哉乐哉地牵手拉着我在人群中穿梭。在那物质匮乏

的饥馑岁月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黑面馍馍泡羊杂碎，那是祖父舌尖上最惬意的美食。每次，他都眉眼含笑把碗里少得可怜的羊肚羊头肉挑给我，那香浓美味的汤汁滋养了味蕾，也温暖了我儿时的记忆。

我十岁便随父亲离开了家乡，只有寒暑假才有机会承欢祖父膝下。至今记得寒冷的冬夜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和祖父围坐在火炉旁，他“咕嘟嘟”地抽着水烟，烟雾丝丝缕缕在房间缭绕，红泥火炉煮着的香茗热气氤氲。茶香伴着烟草香，听祖父轻聊乡间的趣闻轶事，时不时还穿插着他老人家的家训：“人这一辈子，要多做好事，要积德行善。娃啊，亏是福，人不知，利是害，人人爱……”很多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为人之道，他老人家穿插着一生的阅历，向我娓娓讲述。

那年寒冬腊月，大姐在一次特大交通事故中凄惨毙命，犹如晴天霹雳，噩耗传来时，祖父彻肺心痛，他强忍着泪花伤心道：“我不能大声哭，让我看看我仙娃，我娃凄惶的，不能吓着她。”看着他老人家伤心欲绝却强忍悲痛，我心碎不已。

祖父的生命之焰在晚辈的厄运肆虐中光亮被一点点消耗殆尽。在那个暴雨滂沱的初秋，在唢呐声声，望着祖父的棺材随着送葬的队伍在骤雨中缓缓前行，泣雨殇魂，那一刻，上天似也感应到我们内心的悲恸，雨点似泪珠倾狂砸落。一辈子坚强如钢从不落泪的父亲披麻戴孝，歇斯底里地放声痛哭，哭声透过雨幕响彻村落……

祖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又是一个秋意浓浓的重阳节，重阳糕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满城的菊花竞相绽放，也愿它们捎去我对祖父的哀思，祝他老人家在天堂一切安好！

古人如何过重阳

□吴婷

重阳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，又叫“登高节”“老人节”等。唐朝时，重阳正式被定为民间节日，后沿袭至今。

古人如何过重阳？《西京杂记》中记有登高、赏菊、插茱萸、吃重阳糕和饮菊花酒等民俗。

登高是重阳节最重要最常见的习俗。金秋时节，天高云淡，古人大多选择外出郊游踏秋。

孟浩然的“北山白云里，隐者自怡悦。相望始登高，心随雁飞灭。愁因薄暮起，兴是清秋发。时见归村人，平沙渡头歇。天边树若荠，江畔洲如月。何当载酒来，共醉重阳节。”山野风光，恬淡幽静，好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。

李白的“九日天气清，登高无秋云。造化辟川岳，了然楚汉分。”以及明代诗人姜塘的“重阳佳节意休休，与客携壶共上楼。满目山河增感慨，一时风景寄遨游。”都描绘了登临高处的愉悦心情。

而脍炙人口的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

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则表达了诗人思乡怀人之情。刘禹锡的“世路山河险，君门烟雾深。年年上高处，未省不伤心。”更是句句含情，情深意长，让人愁肠百结。

游园赏菊，也不可或缺。菊花被誉为花中隐士，历代文人对它十分青睐。唐宋时期，重阳赏菊的风气愈加浓厚，描写菊花的诗词不可胜数。

陶渊明的“菊花如我心，九月九日开。客人知我意，重阳一同来。”质朴生动，情趣横生。孟浩然的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将诗人留恋农家赏菊之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。

女词人李清照的《醉花阴》，韵味更为浓郁，“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橱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！”寂寞词人独自赏花，凄冷的心情跃然纸上。

插茱萸是重阳节另一习俗。茱萸为一种植物，可入药，制酒

擦身能消病祛邪。唐时重阳节登高茱萸插头习俗的流行。人们将茱萸戴在手臂，或插在发间，还做成香囊佩挂，用以辟邪求吉。

周处的《风土记》里也有载：“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。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，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，言辟恶气而御初寒。”朱放的“那得更将头上发，学他年少手茱萸”，杜甫“明年此会知谁健，醉把茱萸仔细看”等，都描写了重阳插茱萸的习俗。

此外，吃重阳糕，饮菊花酒也必不可少。《四民月令》有载：“重阳之日，以糕酒登高眺远，为时宴之游赏，以畅秋志。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，既醉而远。”另有《花糕》“中秋才过又重阳，又见花糕各处忙。面夹双层多枣栗，当筵题句做刘郎。”

古人过重阳，习俗众多，韵味浓厚。遥想那时农耕社会，劳作休憩在山水草木间，人与自然相近相亲，令人怀念向往！